

宋史

卷三百七十四  
三百七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98)
函號	10	1





宋史卷三百七十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昇府儀同三司往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

淺草文庫

王友直

李寶

成閔

趙密

劉子羽

呂祉

胡世將

鄭剛中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諸兵法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



廷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  
差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軍置都  
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之九月戊子進攻大名一  
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  
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揚州久不  
報友直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敕書勉以率衆擣敵  
腹心掎角應援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  
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  
右朝奉大夫直秘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秘閣職任各從  
舊得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旋與敵遇

拒淮北敵兵來益衆友直卽率所部渡淮旣而審金主  
亮已斃所遇乃歸師悔不襲擊之高宗視師江上見于  
金陵賜金帶章服錫賚及二子友直耻前功不遂自陳  
改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越四月  
詔偕統制張子蓋接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書宋  
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陣因其輜  
重扼歸道橋左右枕水張子蓋知友直已乘敵後麾軍  
進擊敵潰走盡溺死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  
友直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  
之辟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人犯邊宣諭使



宋史卷三十一 李寶 二  
王之望命以前軍戍昭關友直不踰時卽行他軍同戍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乾道元年移鎮江御前諸軍統制俄改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初淮北之戰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乃與其妻李携二女自淮而還錫予加厚又明年除御前諸軍統制請祠手詔慰勞四年繇京口入覲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司公事遷侍衛親步軍都指揮使朝廷議遣馬步二司移屯重地丞相虞允文欲先發步司友直請以馬司先及馬帥李顯忠屯金陵友直奏馬軍道途轉徙困斃已甚有

旨免移步司八年轉承宣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閱于茅灘鎧仗精明號令閑肅明年進殿前指揮使賜第中都賜田平江燕射咸預晚節宴安軍政稍失律授宜州觀察使尋罷宮觀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淮浙姦民倪詢梁簡等教金造舟且爲鄉導金使蘇保衡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爲統軍將繇海道襲浙江謀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此事歷歷如數



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是必能事者建  
援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會與守臣督海舟  
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  
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  
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  
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爲潛  
伺敵動靜虛實毋誤公佐受命卽與將官邊士寧偕往  
寶將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  
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  
可收寶恍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如鐵石  
不變矣酌酒自誓風卽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  
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  
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趣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  
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  
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劔畫地令曰  
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擢槩前行遇敵奮擊  
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吸引去勝出城迎寶  
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辯者  
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輩各署旗集  
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



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昇勝與俱發至膠西石曰島敵  
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三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  
曰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鐃聲衆咸奮引舟握刃  
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  
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  
騰躍敵大驚掣矜舉帆帆皆油纒彌亘數里風浪捲聚  
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  
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  
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餘所謂簽軍盡中原舊民皆  
登島垠脫甲歸命以敵不殺然倉卒舟不獲離溺死甚  
衆俘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禽  
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  
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將乘勢  
席卷公佐切諫以爲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遠  
失近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爲表裏援遣  
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  
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  
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  
舊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  
之死未可期錢唐之危可憂也寶之功亦大矣寶戰具



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努俾所司爲式襲之卒贈檢校少保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劉韜爲真定帥募勇士捍金兵閔在麾下高宗卽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南渡韓世忠追苗傅及龔元木討范汝爲閔皆在戎行又力戰却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從世忠入見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歎勞勉旋以取海州功擢磁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錦帛加贈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兵入爲樞密使詔進閔棣州防禦使以殿前遊奕軍統制

歷遷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將敗盟詔閔提禁旅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漕創砦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錢茶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糶米六十三萬石備軍用仍賜金器劔甲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縣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於得歸肩雨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奄歸已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旣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出敵不



意擣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張成華駐軍回駐鄂亮死  
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  
南岸軍士喑聲相聞金人笑之曰寄聲成太尉有勤護  
送時虜氣已奪日虞王師之至委棄戈甲粟米山積諸  
軍多仰以給惟閔軍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衆閔至  
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卿監閣門內侍皆  
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  
事尋復爲御史論列罷太尉婺州居住奪慶遠節乾道  
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復節都統鎮江諸軍九年請祠  
致仕治園第于平江淳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

同三司子十一人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殿  
檢河北隊將戍燕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檄統先鋒援京  
師建炎元年從張俊討任城寇李昱俊輕騎先行遇伏  
密奔射斃數人乃脫擢閣門祇候俊置靖勝軍以密統  
之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金  
兵陷揚州士民隨乘輿渡江衆數萬密露立水濱麾舟  
濟之苗傅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犯明州俊遣密  
及楊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陞統制紹興元  
年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大破之成進皆北遁賜



金帶轉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平張莽  
蕩尋詔入衛十年金犯毫宿從俊營合肥出西路時水  
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宿與敵遇敗之明年敵分兵犯  
滁濠密進擊之且命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縣伏篁  
竹間敵疑宵遁密乃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又敗之  
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尋拜宜州觀察使  
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海寇朱明暴  
橫密授張守忠方略曰海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  
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計明降進定江軍承  
宣使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

明年領殿前都指揮使獻本軍酒方六十六所積錢十  
萬緡銀五萬兩助軍用詔獎之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  
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報金復犯淮詔密再  
爲殿前都指揮使初敵聲言航海朝論選從官視舟師  
撤禁旅防守密不爲動迄如所料和議成罷爲醴泉使  
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劉子羽字彥脩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幹之長子也  
宣和末幹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在其父破睦  
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遷衛尉丞幹守真定子羽辟從會  
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出是知名除



直祕閣京城不守韜死之既免喪除祕閣脩撰知池州  
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改集英殿  
脩撰知秦州未行召起行在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  
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  
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手  
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  
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  
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  
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  
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

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  
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  
誅浚以此竒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  
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  
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  
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  
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  
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  
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  
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矣直以川口



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  
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  
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  
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  
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  
補前愆而贖後咎柰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  
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  
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  
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  
有備引去明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浚移治

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詩  
之明年玠以秦鳳經畧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  
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彥皆  
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畧使兼  
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  
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  
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卽越境而東  
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  
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趨  
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



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復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曷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魏不繼又腹背爲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浚雖劾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爲言者所論責殺華州



團練副使泉州安置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爲裨  
將未知名子羽獨竒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悅使盡護諸  
將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  
便明年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還朝議合兵大  
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集英殿脩撰知鄂州未  
幾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同撫  
諭川陝時吳玠屢言軍前乏糧故令子羽見玠諭指且  
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以聞時五年冬  
也明年秋與彥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  
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惰不  
肅密奏請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  
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鄴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  
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章疏中論及  
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  
漳州十一年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兼  
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  
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旣而金人不  
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  
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臯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  
遣使議和復徽猷閣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提舉



太平觀十六年卒子琪自有傳吏部郎宋松以子嘉託  
子羽子羽與弟子翬薦藝之異時卒爲大儒云

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二年  
爲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元年盜起湖  
南北爲荆湖提刑祉旣至招捕有方踰年盜平進直祕  
閣尋召赴行在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將出師辟祉議軍  
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辭不行三年陞直龍圖閣知  
建康府祉到官與通判府事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  
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畧謂立國於東  
南者當聯絡淮南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

上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  
戒嚴獨韓世忠統銳卒在高郵金旣陷漣水破山陽盱  
眙遂犯承州祉上章言宜遣兵爲世忠援旣而援兵不  
至世忠退保鎮江祉再上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宣  
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  
六師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  
駕至平江金人退師五年召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文字尋除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給事中六年遷刑部  
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俄遷吏部侍郎劉豫分道人寇  
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安且令守江防海祉獨抗言



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劉麟衆十萬已  
次濠壽劉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軍已行乃命社  
馳往軍前督其還七年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軍事  
往淮西撫諭諸軍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  
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酈瓊  
爲之副瓊與德素不協社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  
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八月復命社  
往廬州節制之社至廬州瓊等復訟德社諭之曰若以  
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  
雖有大過亦闕畧况此小嫌乎當力爲諸公辨之保無

他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新  
寶兵權其書史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  
社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肝  
貽楊存忠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置司廬州召瓊赴  
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  
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  
之朝廷邪社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  
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友死之瓊遂率金軍四萬  
人渡淮降劉豫擁社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社下馬曰劉  
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



又語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挫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與中者其妻與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云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范汝爲寇閩以世將爲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入境韓世忠已平賊遷尚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脩政局坐言者落職奉祠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人爲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汝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屬建昌兵變殺守卒嬰城以叛世將以便宜發兵討平之除兵部侍郎復知鎮江未幾召爲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出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旣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饜運遡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繳捐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紹興九年玠卒以世將爲實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鄜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旣分聲援幾絕乃遣大將吳玠田晟出鳳翔鄠



浩出奉天楊政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璘捷于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十一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未幾虜發於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僉書樞密院事卒年五十八命有司給葬事

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

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以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予爲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畧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始至卽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



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  
都統每入謂必庭參然後就坐具璘陞檢校少師來謝  
語闍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  
儻變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獨四川雜征又請減  
成都府路對雜及宣撫司激賞錢時剛中於階成二州  
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先是川口  
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玠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  
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  
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  
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闡洋巴劔州大安軍  
七郡爲東路治興元命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龍  
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命璘爲安撫而命浩爲金房關  
達州安撫諸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從之弛夔路酒禁復  
利州錢監爲紹興監時軍已罷移屯內郡剛中言逐路  
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  
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  
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  
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  
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青桂陽軍居  
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立功膠西成閔趙密皆足以斬將奉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歿是以知宋不克興復也

宋史卷三百七十終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兼軍國重事尚書右丞魏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白時中

徐處仁

馮澥

王倫

宇文虛中

湯思退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為吏部侍郎坐事降秩知鄆州已而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國公

康熙五十五年重修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

列傳



進慶國始時中嘗爲春官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  
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及  
贊及爲太宰表賀翔鶴霞光等事園丘禮成上言休氣  
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祕書省特燕山日告危急而時  
中恬不爲慮金人入攻京城脩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  
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曰擊守城之事吾輩豈知首  
尾邪欽宗卽位召大臣策守京師問誰可將者李綱  
言朝廷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時中  
輩雖書生然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  
李綱其言將兵出戰乎綱曰陛下儻使臣當以死報於

是以綱爲右丞充守禦使時中尋罷爲觀文殿學士中  
太一宮使御史劾時中孱懦不才詔落職未幾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爲永州  
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  
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仁  
以旱蝗對問邑有盜賊乎曰有之上謂處仁不欺除宗  
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  
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  
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爲宜擢監察御史遷殿中右正  
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囚繫常空進戶部尚書



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  
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  
曰此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爲平價適  
以增之轉運使阿貫意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  
詔處仁赴闕尋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  
直學士知潁昌府民有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爲  
奏上童貫乘是擠之奪職提舉鴻慶宮復廷康殿學士  
知汝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召爲醴泉觀使徽宗訪以  
天下事處仁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  
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

圖者上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進讀罷理前語  
處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  
計用之數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橫檢百姓旣足軍儲必  
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  
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不裕民哉乃罷局出  
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方臘爲亂處仁亟  
見留守薛昂爲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陽蔽遮江淮  
乃國家受命之地脫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語聞于朝起  
爲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慘而怯盜無  
輕重悉抵死小有警輒閉城以兵自衛處仁至卽大



城門徹牙內甲兵人情遂安徽宗賜手詔曰金人雖  
和然狼子野心易扇以變有當行事以聞處仁上備邊  
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爲寶蘇宮使特陞大學士  
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  
卽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儲糧列備合銳兵萬人勤王奏  
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  
綱爲行營使卽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而歸處  
仁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必可成功召爲中書侍郎  
人見欽宗問劉三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  
之潛藩不啻囊裏

門下侍郎童貫部勝捷軍衛徽宗東巡貫旣敗軍士有  
惡言徽宗將還都人洵懼或請爲備處仁曰陛下仁孝  
恩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  
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爲扈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  
迎二聖還宮部伍肅然初處仁爲右丞言六曹長貳皆  
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所可否悉禀命朝廷夫  
人才力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  
乎乞詔自今尚書侍郎不得輒以事諉上有條以條決  
之有例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不能決乃申尚  
書省會處仁以憂去不果行及當國卒奏行之轟山爲



戶部尚書兼開封尹廬有美珠山密語寧德宮宦者用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爲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且美事然此端一開則前日應奉之徒復縱臣爲陛下惜之乃抵主藏吏罪處仁言論初與吳敏李綱合尋亦有異議嘗與敏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唐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爲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起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于郡處仁在宣和間數請寬民力以弭盜賊尹大名以剛廉稱反爲首相無大建明方進

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爲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馮澣字長源晉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爲祕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爲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澣登進士第歷官入初以言事再謫靖康元年澣爲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京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澣奏罷之金人要割三鎮高宗示自康邸出使除



澣知樞密院事充副使不果行尋除尚書左丞金人犯  
闕詔宗室郡王爲報謝使澣與曹輔以樞密爲副留金  
營三日歸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澣扈從張邦  
昌僭位與澣有舊取之歸以澣康邸舊臣命爲奉迎使  
爲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言者論澣嘗汗偽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  
殿學士致仕卒澣爲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  
張庭堅以言事斥象州死妻子流離澣力振其家及入  
諫省奏官其一子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  
楊時君子少之

王倫字正道莘縣人文正公旦弟勗玄孫也家貧無行  
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  
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  
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  
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  
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桌以倫  
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選  
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以  
大金逼問使閣門舍人宋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澤  
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



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卽位矣久之粘罕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而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豈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命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罕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六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罕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紹興二年粘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官其二弟一姪時方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詔繼至二人驕倨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驕倨少損遂拜詔訖事倫復請祠劉光世求倫參議軍事辭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



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傅張叔夜家屬之在金國者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倫報曰國書湏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迂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肯大國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發之帝太喜賜予特異初倫旣見昌昌遣使偕倫入燕見金主亶首謝廢豫次致使指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遂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至行在倫往來館中計事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知閣門事藍公佐爲之副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辭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旣至金國金主亶爲設宴三日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諭以金使



肆慢抗論甚喧多歸罪倫十一月倫至行在引疾請司  
不許趣赴內殿奏事時哲等驕倨受書之禮未定御史  
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爲使通  
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  
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  
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  
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  
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其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  
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旣又

以倫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師  
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事  
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謀割  
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境倫有  
雲中故吏隸兀朮者潛告倫倫卽遣介具言于朝乞爲  
備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倫始見  
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  
耶律紹文爲宣勤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  
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  
邪倫曰比簫哲以國書來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



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會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監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汗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贈通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直夾攻契丹以虛中爲叅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用兵之法必先計強弱策虛實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危存亡係茲一



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自遭女真  
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  
縻封殖爲我蕃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  
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不可以  
言說誘持卞莊兩闢之計引兵踰境以百年怠惰之兵  
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  
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  
脩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幹離  
卞粘罕分道入侵童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卽與虛中  
及范訥等謀以赴闕稟議爲遁歸之計以九月至汴京

是日報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  
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奏今日宜先降詔罪  
己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  
任之卽命虛中草詔畧曰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  
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  
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覽詔曰今日不吝改過可  
便施行虛中再拜泣下特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帥姚  
古與秦鳳帥种帥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  
衛京城帝顧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弟宜以一  
使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



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金騎至城  
下放兵掠至鄭州爲馬忠所敗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  
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並得達汴京虛中亦馳歸收合  
散卒得東南兵二萬餘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  
領於汴河上從門外駐兵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  
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人奉  
使辨劫營非朝廷意乃姚平仲擅興兵大臣皆不肯行  
虛中承命卽往都亭驛見金使王芮因持書復議和渡  
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梯鵝洞蔽地冒鋒刃而進旣至  
敵營露坐風埃自己空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  
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  
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  
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  
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日  
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  
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  
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  
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議和之  
罪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  
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



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問使王貺爲副明年春金人  
僉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  
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卽受之與  
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浩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累官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  
相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爲國師然  
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  
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費財勞人遠征江南  
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  
不屈遂詔福州存卹其家仍命其子師瑗添差本路轉  
運判官檢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  
金皇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  
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曠鹵目之貴人  
達官往往積不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  
惡之者適其字以爲謗訕由是媒孽成其罪遂告虛中  
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  
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  
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虛中  
與老幼百口同日就焚死天爲之晝晦淳熙間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肅愍賜廟仁勇且爲置後是爲紹節官至



簽書樞密院事開禧初加贈少保賜姓趙氏有文集行于世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授建州政和縣令試博學宏詞科除祕書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貳中祕兼史筆二十五年繇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叅大政先是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異和議不擿已過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叅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卧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致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

黨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又二年進左僕射明年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金帥紇石烈志寧遣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旣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爲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



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  
之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栻入奏仲賢  
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  
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  
射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  
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邊備竄仲  
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  
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  
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  
之望大淵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呂  
果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  
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旣而金專  
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  
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  
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  
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太學生張觀  
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  
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  
以雪耻復讐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口實更勝迭  
負思退之計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旣得海泗唐鄧又索



商秦皆思退力也

論曰以白時中之辱佞徐處仁之姦細馮澥之邪枉湯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吳李綱異張浚其識趣可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算哉王倫雖以無行應使往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宮竟不受見迫而死悲夫較之虛中即受其命為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貴者大有間矣卒以輕肆譏諷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冤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終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書省丞相兼樞密院副都總裁脫脫等修

朱倬

王綸

尹穡

王之望

徐俯

沈與求

翟汝文

王庶

辛炳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閩中為閩縣人世學易入太學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列傳



簿金將犯邊居民求避地倬爲具舟給食衆賴以濟未  
幾民告滂于郡郡檄倬考實乃除田租什九守怒不能  
奪張浚薦倬召對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  
明橐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爲憂倬因賜對策其必敗  
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用  
張守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言兵倬論掩骼事又忤之  
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參謀有羣寇就擒屬倬鞫問獨  
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死  
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民剽食爾烏可盡繩以法志  
除其罪不以徼賞吾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劍建寇用  
魏衆數千劍鄰於建兵悞不可用倬重賞募卒擒獲境  
內迄平除知惠州陞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宗記其  
言問卿又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日送之旬  
日間除國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  
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爲倬設也旣對上曰卿以朕親擢  
出爲部使者使咸知內外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朕獨知  
卿除右正言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  
氣之地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  
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食率焚稿  
不傳知貢舉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



射金兵犯江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深然  
之又策敵三事上焉者爲耕築計中焉者守備下則矣  
意絕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  
卿劉珙之進用皆倬所薦也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  
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  
自安屢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孝宗卽位諫臣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仕卒  
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孫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  
至吏部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

進士第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歷鎮江府婺州臨安府  
教授權國子正時初建太學亡舊規憑吏省記吏緣爲  
姦綸釐正之其弊稍革遷勅令所刪定官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言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  
斯文者皆得從祀先聖今闕庠序修禮樂宜以其式頒  
諸郡縣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爲監察御史  
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綸且言智識淺昧不能  
知綸由此罷去踰年知興國軍檜死召爲起居舍人兼  
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部侍郎二十六年試中書舍人  
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詔命填委多



綸所草綸奏守臣裕民事乞母拘五條從之兼侍講上  
喜讀春秋左氏傳綸進講與上意合嘗同講讀官薦興  
化軍鄭樵學行召對命官且給筆札錄其所著史兼直  
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仍兼直院撰吳玠神道碑稱上旨  
賜宸翰褒寵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  
報沓至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率參知政事陳康伯同  
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共白其事乞備禦已而綸病肺弱  
告請祠上遣御醫診視且賜白金五百兩二十九年六  
月朝論欲遣大臣為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  
為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一日急召使人金  
主御便殿惟一執政在焉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不能  
屈九月還朝入見言隣國恭順和好皆陛下威德所致  
宰臣湯思退等皆賀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  
綸爾綸舊疾作力丐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上解  
所御犀帶賜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敵犯江綸  
每以守禦利害驛聞上多從之三十一年八月卒贈左  
光祿大夫謚章敏無子以兄綽之子為後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三十二年與陸  
游同為樞密院編修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薦其  
博學有文召對稱旨二人並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



北之士隆興元年除稽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二年五月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未幾而罷初符離師潰湯思退復相金帥移書索地詔侍從臺諫集議稽時爲監察御史以爲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旣而盧仲賢出使爲金所脅又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其不可稽爲右正言懼和議弗就因劾浚跋扈未幾罷政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稽爲侍御史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牽引凡二十餘人時方以和爲急擢稽爲諫議大夫敵勢浸張

遠近震動都督同都督相繼辭行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稽專附大臣爲薦士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稽不顧公議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稽皆相繼廢黜先是胡銓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悅銓與稽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罷語在陳康伯傳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居台州父綱登元符進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蔭補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教授處州人爲太學錄遷博士久之出知荆門



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  
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朝臣薦其才召赴行  
在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  
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括民贖未稅者搜抉隱  
匿得錢爲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後陞太府卿孝  
宗卽位除戶部侍郎克川陝宣諭使先是敵帥合喜寇  
鳳州之黃牛堡吳璘擊走之遂取秦州還復商陝原環  
等十七郡敵以璘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表伯乘  
政方議罷德順戍虞允文爲宣諭使力爭不從上以手  
札命璘退師之望旣代允文宣諭使贊璘命諸將棄德  
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二萬還者僅七千人將領  
所存無幾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上聞而悔之隆興初右  
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非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未幾權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  
之望雅不欲戰請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  
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  
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  
以自守自守旣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  
中樞兼直學士院湯忠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  
郎通問使尋議先遣小使覘敵召之望還之望首以守



備不足恃爲告上亟罷都督府以之望爲淮西宣諭使甫拜命又擢右諫議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爲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望言似善實陰爲思退地也旣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策且言措置守禦之備疏奏未達拜參知政事旣人俄兼同知樞密院事敵兵交至濠楚守將或棄城遁上命湯思退督江淮師未行復令之望督視改同都督方辭不行會太學諸生上書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至是王抃使敵軍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世爲叔恁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旣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罷爲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賊王大老捷聞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温州尋復罷六年冬卒之望有文藝幹畧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累



官至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遇客至卽呼前驅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內侍鄭謨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在經筵汪藻在翰苑迭薦之遂以俯爲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改制以來未之有考之古今非湯城种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願始以所應者命之昔元稹在長慶間擢知制誥真不忝矣緣其爲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謂荆南監軍崔渾峻實引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偕賦稱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不報俱遂罷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俄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聽會劉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爭俯乃求去提舉洞霄宮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論其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俯才俊與曾幾呂本中游有詩集六卷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遷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一百一十一  
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張守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上疏論  
執政遷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爲言苟不當不應得遷上  
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  
則入閩與求以爲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  
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上不悅以直龍  
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時軍儲窘乏措  
置諸鎮屯田與求取古今屯田利害爲集議二卷上之  
詔付戶部看詳江西安撫知江州朱勝非未至而馬進  
寇江州陷之與求論九江之陷出勝非赴鎮太緩勝非  
罷去時方多事百司稽違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

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啓言路或疑之汜尹所所以用  
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  
皆視宰相出處爲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  
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呂頤浩再相御營統  
制辛未宗樞密富直柔右司諫韓璜屢言其短與求劾  
直柔附會永宗兄弟爲致身之資上遂出永宗而璜直  
柔亦相繼罷黜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  
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  
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  
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脩兵政助成中興之



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繪帛方物為獻上已分乞  
六宮與求奏今為何時而有此時已暮疏入上命追取  
斥還內侍焉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  
便門與求劾益專恣請治其罪謀報劉豫在淮陽造舟  
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賊舟至此則入  
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秦州石港通  
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  
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渚險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  
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  
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進發宜和聞  
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侔大禹今  
康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  
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  
自敵已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勅每曰汝不識  
沈中丞邪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為  
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丐祠許之四年出知鎮  
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  
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  
曰今日親征皆由聖斷上意決親征書車攻詩以賜上  
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



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上曰當如此措置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言知秦州邵彪及其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出知明州七年上在平江召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薨

贈左銀青光

祿大夫諡忠敏

翟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年擢議禮局編修官召對徽宗嘉之除祕書郎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曰始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久之召除著作郎遷起居郎皇太子就傅命汝文勸講除中書舍人言者謂汝文從蘇軾黃庭堅游不可當贊書之任出知襄州移知濟州復知唐州以謝章自辨罷未幾起知陳州召拜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時稱之命同修哲宗國史遷給事中高麗使入貢詔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



遂命如舊制內侍梁師成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  
文言於上師成諷宰相黜汝文出守宣州召爲吏部侍  
郎出知廬州徙密州密負海產鹽蔡京屢變鹽法盜販  
者衆有司窮治黨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  
由欲靖民也今繫而虐之將爲厲矣悉縱之密歲貢牛  
黃汝文曰牛失黃輒死非所以惠農宜輸財市之則其  
害不私於密上從之欽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改顯謨  
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建炎改元上疏言陛下  
即位赦書上供常數後爲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  
如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州乃二十  
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州歲起之額蓋  
與越州等杭州去年已減十二萬匹獨越州尚如舊今  
乞視戶等第減罷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  
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  
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  
上將幸武昌汝文疏請幸荆南不從紹興元年召爲翰  
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時秦檜相  
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緣爲姦汝文語檜宜責都司程  
考吏牘稽遲者懲之汝文嘗受辭牒書字用印直送省  
部入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怒劾汝文專擅右司諫



方孟卿因奏汝文與長官立異豈能共濟國事罷去以  
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  
之然汝文性剛不爲檜屈對案相詬至日檜爲濁氣汝  
文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於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  
保定縣以种師道薦是判懷德軍契丹爲金人所破舉  
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師道曰國家與遼人百  
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  
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大宰李邦彥夜召  
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且夷虜畏服宜付以西

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以庶爲陝西運判  
兼制置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席益爲  
京西安撫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卽位除直龍圖閣鄜延  
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修撰陞龍圖  
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燮旣  
遁歸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會宣諭  
使謝亮入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  
而迫秋高必大舉蓋杖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  
復亮不能從金人大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  
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



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  
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  
端與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  
過其衝金人詭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間庶乃自當延  
安路時端盡統涇原勁兵庶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陷  
延安語在端傳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觀察使王  
燮亦將所部發興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無所  
歸遂以軍付燮而自將百騎馳至襄樂勞軍尚倚端為  
助庶至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僅數騎端屬  
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

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愛其身者端怒謀卽軍中  
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  
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  
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為  
之端沮而歸乃奪庶節制使印又拘縻其官屬會詔庶  
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丁內艱時張浚自富平  
敗歸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  
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為  
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版授參議官浚念端與庶  
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庶因謂浚曰端有



及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紹興五  
年起復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  
洋諸邑及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  
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  
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  
六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  
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  
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爲可荆州左吳  
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  
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  
府湖北經略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十月以兵部侍  
郎召明年春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  
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恢復之功寸  
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  
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  
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  
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閱月拜樞密副使議者  
乞遣重臣行邊遂命庶措置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  
飛聞庶行邊遺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問庶壯  
之庶還朝論金人變詐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飛納節之



語當是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爲事金使烏陵思謀至詔  
趣庶還庶力詆和議乞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蕭通  
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庶曰和議之事臣所不知  
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  
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庶罷歸至九江被  
命奪職徙家居焉十三年御史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  
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思庶言  
追復其官諡敏節子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辛炳字如晦福州侯官縣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累官  
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司轉  
般倉爲直達綱舟入率侵盜沈舟而道戶部受虛數人  
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所得之數  
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入寢微乞下  
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爲沮撓責監南劍州  
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宮起知袁州移無爲軍靖康初召  
爲兵部員外郎高宗卽位除左司員外郎辭未幾起直  
龍圖閣知潭州明年張浚調兵潭州以炳懦怯不能罷  
之尋以起居舍人召辭紹興二年復以侍御史召首言  
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頽薄連疏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  
請諭大臣勿廢都堂公見之禮時福建八州添差至百



八十餘員炳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無益當罷從  
之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  
可爲其言甚峻由是宰執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頤  
浩知樞密院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  
落職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方言金人無信和  
議不可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  
直學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脩今  
其云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贖其家贈通議大夫

論曰秦檜晚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盡  
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輒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要若  
尹穡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俯才與  
趙鼎爭辨沮抑岳飛異哉沈與求止和親之議翟汝文  
善料事而檜以爲異已王庶論都荊州當時諸臣之慮  
皆不及此考夫祈寬之事庶蓋忠義人也辛炳雅志清  
脩又豈多見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終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終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事少監袁象昇等傳

朱弁

鄭望之

張邵

洪皓

子適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兒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

康定二年二月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列傳

一



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  
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  
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  
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  
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  
今日覲侍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  
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  
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  
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  
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  
歸之漸弁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恐北面臣  
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恐  
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  
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  
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  
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  
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  
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  
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  
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



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  
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  
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爲官  
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繼死滅弁密疏其事  
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  
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  
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酒冰天  
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  
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  
克至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

弁得歸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  
遲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歲無形惟無已也故  
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  
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  
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  
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  
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  
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  
若時與幾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  
甚厚弁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爲獻



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有司  
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  
卒弁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  
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  
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  
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  
傅偉文李丹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  
勳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  
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駝駝說一卷雜書一卷  
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顯謨閣直學士僅之子也望之  
少有文名山東皆推重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自陳留簿  
累遷樞密院編脩官歷開封府儀工戶曹以治辦稱臨  
事勁正不受請託宦寺有強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子  
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受除駕部員外郎兼金  
部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爲軍前  
計議使旣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  
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廼命同知樞密院事李稅  
與望之再使幹離不以朝廷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  
手詔爲辭遣蕭三寶奴偕稅等還以書求割三鎮欲得



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過河時高宗在康邸慷慨請行  
遂與張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砦又除望  
之戶部侍郎同稅再至金營仍以珠玉遺金人金人拘  
留望之踰旬會姚平仲夜劫砦不克幹離不以用兵詰  
責諸使者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爲動金人遂不欲留王  
更請肅王乃以兵送望之詣國王砦詰問會再遣宇文  
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强大我兵削  
弱不可不和旣而金兵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  
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  
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詔望之

爲戶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論王雲之寃帝爲感動復  
雲元官與七子恩澤尋兼主管御營司叅贊軍事論航  
海不便忤旨以集英殿修撰再領亳州明道宮起知宣  
州踰年以言章罷紹興二年會赦復徽猷閣待制致仕  
七年落致仕召赴行在望之以衰老辭帝謂大臣曰望  
之朕故人也於是升徽猷閣直學士復致仕三十一年  
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爲  
衢州司刑曹事會詔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  
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



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克通問使武官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維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悉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翌日見左監軍撻攬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啓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蠡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又送邵于劉豫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又作書爲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比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二年和議成及皓弁南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司馬朴



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未褒贈者乞早頒恤典  
邵併携崔縱柩歸其家升祕閣脩撰主管佑神觀左司  
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觀移書時相勸  
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贈少  
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囚徒屢瀕於  
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  
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  
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  
十卷子孝覽孝會日孝忠孝會後亦以出使歿于金金人  
知爲邵子尚憐之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登  
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  
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  
損直以糶民至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涅其手  
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未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  
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  
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  
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  
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



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鑿未晚時朝議已定  
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問宰輔近諫移蹕者謂誰張浚  
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  
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經入對帝以國  
步艱難兩宮遠播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  
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  
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  
使龔璿副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  
遂抑遷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卽命知  
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  
所部衛皓至南京比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  
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實持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以  
泝泗虹有紅巾賊軍食絕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可撼  
以義遣人密諭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  
當稟命于朝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意動遂強  
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璿曰虎口不可入皓  
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衆建康之語今  
斬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  
含垢之時宜使人諭意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如  
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卽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



願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  
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羣盜李  
閻羅小張俊者梗穎上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  
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  
兵入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  
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  
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  
不願渝生鼠狗問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  
酋喟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  
流遞猶編窠也惟禱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  
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  
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  
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麩  
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  
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  
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旣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  
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  
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願  
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



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問所議十事皓條祈甚至大  
略謂封冊乃虛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  
東南不宜蠶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猶  
可覆視悟室曰誅投附人何爲不可皓曰昔魏侯景歸  
梁梁武帝欲以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叛陷臺城中國  
決不蹈其覆轍悟室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  
遣汝歸議遂行會莫將北來議不合事復中止留燕甫  
月兀术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  
死故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  
以桃梨栗麩獻二帝始知帝卽位皓聞祐陵訃北嚮泣  
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  
紹興十年因諫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  
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  
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  
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  
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  
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軍今不  
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  
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  
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



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  
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金主聞其名欲以爲翰林直學  
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參政韓昉乞於真定或  
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爲中京副留守再降爲留  
司丹官趣行屢矣皓乞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雖未  
易官而曾經任使者未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進士  
試蓋欲以許墮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  
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爲  
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  
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實日月志不忘君雖蘇  
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  
曰吾故識尙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還留  
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  
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旣對退見秦檜請  
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  
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  
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  
遠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  
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金人來取趙彬等  
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



能引義不與金既限准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檜大怒又因言室撫寄聲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毋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鍰宣言燹理乖盪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鍰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鍰爲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鍰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諡忠宣皓雖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縵梓旣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璘隸悟室戲下貧甚皓贖之范鎮之孫祖平爲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爲



人豢豕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惟  
爲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死於讒慝皓博學強記有文  
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  
錄等書子适遵邁

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适  
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脩職郎紹興十二  
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  
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  
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甫  
數月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爲台州通判垂滿

皓請英州适復論罷往來嶺南少有侍者九載檜死皓還  
道卒服闋起知荆門軍應詔上寬恤四事輕茶額錢宅  
州代貢禮物闢試闈以復舊額蠲官田令不種者輸租  
改知徽州尋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首言役法不均之  
弊會完顏亮來侵上親征适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  
食于淮復遭金兵今各懷歸而田產爲官鬻請聽其估  
贖之及亮斃适上疏曰大定僭號諸國未必復從宜多  
遣密詔傳諭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昇之王師但留  
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  
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升尙書戶部郎



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卽位海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二月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論其制适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太祖太宗朝常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爲之故國史以爲官存而事廢陛下修飾戎備不必遠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今徑行換授恐有減奉之患乞如閣職兼帶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橫行遙郡帶天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又以下則帶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闕除中書舍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醜答率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旣尋盟首爲賀生辰使金遣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墳久廢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宮觀雖小墳得之則人以除用之漸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時巫伋復召莫伋擢樞密院編脩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也隨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叅政錢端禮虞允文曰



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叅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多人北境請禁之卽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事旣行适言其不可上問之适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爲然乃寢前命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旣而臺臣復合奏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

十八諡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期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黨湯思退又謂适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子光人槐松榴楸楨梓楹棟栳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或不以歲時寒暑叢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孳號旣葬兄弟卽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父蔭補承務郎與兄是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高宗以皓遠使



擢爲祕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卽入館自遵始  
宰相秦檜子熈爲官長警歎爲人輕重遵恬然不附麗  
二年弗遷皓南還與朝論興出守遵遂乞外通判常棣  
越三州紹興二十五年湯思退薦之復入爲正字八月  
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副臺端密薦爲御史方賜對而  
父訃聞二十八年免喪召對極陳父寃曰先臣與龔璣  
同出疆璣仕於劉豫以妄殺兵官爲豫所誅而秦檜贈  
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  
顧南竄嶺外臣兄弟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  
悉爲道謗語所起且曰卿再登三館嘗典書命今以修  
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  
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一書名之曰邇英記  
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寔自遵始又因面對  
論鑄錢利害帝嘉納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  
舊制修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遵奏請  
復舊制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  
每月帶修皆從之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殿前裨將輔  
達轉防禦使王綱轉團練使遵言近制管軍官十年始  
一遷今兩人不滿歲安得爾時勲臣子孫多躐居臺省  
遵極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孫序



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遵曰侍從朝廷高選非  
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內外將家  
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皆可坐致  
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之子瑛瑋以功  
名自奮遂爲節度初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旨一出  
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望收還前詔又  
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爲盜賊望揭榜開諭許  
其自新願克軍者填刺願爲農者放還上皆可其奏論  
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  
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爲三司自  
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爲州縣之害間者亟  
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  
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爲復置便三十年正月試  
吏部侍郎異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爲市毫毛不中節  
必巧生沮闕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  
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重複或同時一  
軍而巧爲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輒踰十數或當舉職官  
而詭爲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  
交錯攙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析枚數請凡如  
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勅牒卽請行



是時從議者請必令于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遊宦  
粵蜀數千里外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  
爲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反覆稽延是明與惡吏爲地也  
乃止仍舊貫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  
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爲  
秋衍一以爲二使擠溝壑乎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  
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  
以蜀之李特可爲至戒願以根集未足爲解淹引日月  
報之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違  
行制無貶詞澈以爲言遂去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  
太平興國宮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命其尚書蘇保衡  
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  
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  
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  
寶成功而歸遵之助爲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馬索無  
藝它郡隨與不饜至吳乃相告曰內翰在此汝母復然  
先是朝廷慮商舶爲賊得悉拘入官旣而不返並海縣  
團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繫留未得去遵因對論之  
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孝宗卽位拜翰林  
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



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  
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宜指陳  
定論以聞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  
郎周必大共爲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  
爲之屈謂宜遺金縉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  
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知隆興二年貢舉拜  
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  
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  
及林光朝未及用會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  
史周璪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不能  
安位連章乞免訖與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學  
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  
前守周璪以嘗論遵聞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  
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爲盛  
德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萬數方冬盛寒遵躬  
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饑恩意傾盡人忘其勞運使張松  
忌功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轉徙必責圩戶自闕築且  
裁省募工錢米之半遵連疏爭至乞遣朝臣覆按於是  
將作少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押至黜松言圩遂  
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無所泄其忿則別治溧水未豐



珩來調丁米木數甚廣遵曰郡當歲儉方振恤流移勸  
分乞糴如自割其股以充喉不暇食況能飽他人腹哉  
執不從楚地旱旁縣振贍者慮不早施置失後先或得  
米而亡以炊或闔戶莩藉而糜不至遵簡賓佐隨遠近  
壯老以差賦給蠲租至十九又告糴于江西得活者不  
啻萬計成兵乘時盜利曹伍剽于野盡執拘以歸其軍  
故當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孝宗諭當制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  
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  
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皆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  
罷特勅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  
府後願需班退別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至則  
揭榜民苗米唯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斛槩庾人不能  
輕重其手徧行郊野卜砦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  
踰年始得之營卒醉妄言搖衆斬之磔于市三軍無敢  
譁有晝入旗亭梃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  
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  
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元年提舉洞霄  
宮十一月薨年五十有五諡文安

遵字景廬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



博極載籍雖裨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從二兄試  
博學宏詞科邁獨被黜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  
運司幹辦公事入爲勅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投閑檜  
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  
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  
禮官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樞密檢詳文  
字建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又請嚴法駕出入之  
儀三十一年議欽宗諡邁曰淵聖北狩不返臣民悲痛  
當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宗以係復讎之意不用吳  
璘病篤朝論欲徙吳拱代之邁曰吳氏以功握蜀兵三  
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毋使尾大不掉知樞密院事葉  
義問出視師奏以邁參議軍事至鎮江聞瓜州官軍與  
金人相持遑遽失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  
力止之曰今退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陵聞返旆  
人心動搖不可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襲遣  
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爲接伴使知閣門  
張掄副之上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屬  
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名稱以何爲正彊  
上以何爲準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及邁掄入  
辭上又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



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已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允遠迎及對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國聘三月丁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可備使命者一人初邁之接伴也既持舊禮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克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夏四月戊子邁辭行嘗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闕三十一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立至燕金閣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大都督懷忠議欲質留左丞相張浩持不可乃遣還七月邁回朝則孝宗已卽位矣殿中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知



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人對途除起居舍人直前言  
起居注皆据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  
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曦二閣注記凡經筵侍臣  
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  
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  
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謀報使謹錄之  
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三年遷起居郎拜中  
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父忠宣兄适遵皆  
歷此三職邁又踵之邁奏三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  
書黃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  
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  
既得旨卽書黃過門下例不送中書謂之密白則封駁  
之職似有所偏况今宰相兼樞密因而釐正不爲有嫌  
望詔樞密院凡已被制勅並關左右省依三省書黃以  
示重出命之意報可六年除知贛州起學宮造浮梁士  
民安之鄱兵素驕小不如欲則跋扈郡歲遣千人戍九  
江是歲或怵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戈民訛言相驚  
百姓恟懼邁不爲動但遣一校婉說之俾歸營衆皆聽  
垂橐而入徐誥什五長兩人械送潯陽斬于市辛卯歲  
饑贛適中熟邁移粟濟隣郡僚屬有諫止者邁笑曰秦



越瘠肥臣子義耶尋知建寧府富民有睚眦殺人哀刃  
墓獄者久拒捕邁正其罪黥流嶺外十一年知婺州奏  
金華田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內陂湖最  
當繕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爲公私塘堰及湖總  
之爲八百三十七所發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  
吏不可則羣呼嘯聚于郡將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  
欲邁至衆狂前事至以飛語榜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  
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閹擁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  
等何預衆遂巡散去邁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  
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  
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  
海陵曰喻泗曰鹽城曰寶應曰青口曰盱眙謂宜修城  
池嚴屯兵立游樁益戍卒又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  
梅里鎮宜築二大堰作斗門遇行師則決防送船又言  
馮湛創多槳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今十五六年修  
葺數少不足用謂宜募瀕海富商入船予爵招善操舟  
者以補水軍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  
邁初入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  
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  
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首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三十四  
存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改  
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爲朕正之  
邁再拜曰誓盡力邁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千三百有  
奇所減絹以匹計者略如其數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  
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  
歲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  
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  
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  
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  
欽宗紀多本之孫觀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故

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爲不當取觀  
所紀云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  
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  
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  
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  
其子适邁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  
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高休休

高蘊先

孫云

王次之館言封豕不可封豨筆以漁不當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開禧傳司上柱國贊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樞密院事都總裁脫等修

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迥

趙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

康熙二十五年重校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

列傳

三十三



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當使之安掃除之役凡結交往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擢寘首選揚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鱗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卽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旣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褒之



除新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  
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  
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証服者朝論欲以  
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金入議和  
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  
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  
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  
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  
已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  
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請檜州既至會  
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  
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  
其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旣免喪秦檜取旨  
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  
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  
間檜忌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  
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  
久雙趺隱然廣帥致餼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  
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  
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卽丐祠歸數月病卒九成研思



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實慶  
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  
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  
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  
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  
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  
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  
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幕募  
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

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  
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  
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  
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  
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  
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  
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  
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  
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



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社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官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誓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項者醜虜陸梁僞豫人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倍



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  
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  
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  
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  
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  
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  
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  
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  
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  
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  
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  
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  
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  
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  
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  
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  
可知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  
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  
呼參贊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



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楙許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

宜興進士吳師古餒木備乏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卽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諫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



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  
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  
編脩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  
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  
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吭拊其背  
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  
則搯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與  
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  
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  
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  
疏願毋以小劔自沮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  
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  
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  
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  
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  
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  
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  
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卽位以來  
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  
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



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周世宗爲劉旻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于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籍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棻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勲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待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臬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蕭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



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  
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  
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  
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  
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  
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  
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  
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  
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  
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  
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  
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  
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  
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  
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  
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  
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  
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  
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  
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



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  
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  
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  
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  
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  
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  
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  
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  
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  
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  
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  
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  
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  
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  
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  
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  
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  
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  
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  
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



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庫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媿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

與櫬與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與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



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  
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  
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於虜矣金  
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職  
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  
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  
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  
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  
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  
寶懼始出師倚角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  
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  
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  
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  
而卽位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  
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  
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  
外祠陞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聞  
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  
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  
記解詔藏秘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



興國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  
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諡  
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孫槐榘皆至尚書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寧  
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察御  
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出知興  
化軍欽宗卽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  
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民  
以剛爲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旣而他盜入順昌部使  
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賊知剛父子有信義亦

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  
子必有親兵自將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漢北軍唐神  
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願稽舊制選精銳爲親兵居  
則以爲衛動則以爲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  
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誠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  
康親擁六師往爲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  
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  
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  
將之兵備江淮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  
轉餉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有



能射耕當加優賞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大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卽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權戶部侍郎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

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主讀之聳然卽召剛趣至闕拜御史中丞剛言臣職糾姦邪當務大體若摺撫細故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時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猶率羣臣遙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望勉抑聖心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殿前司強刺民爲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於四五驕橫者蕭然鄭億年與秦檜有連而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



藩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爲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遠仕皆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

廖氏

李迨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未冠入太學因居開封以蔭補官初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譁不受令迨立賞

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改合入官累遷通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遂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闕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嘆賞卽除隨軍輦運上卽位於南京授山東輦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卽取金部籍有關於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行及上于鎮江時建炎三年二月也宰相呂頤浩言于上卽日召見未幾丁父喪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爲御營使司叅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彥



宋史卷三十三 禮 十一  
叛呂頤浩張浚集勤王之師迨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  
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趙哲等入對上  
慰勞之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四年加顯謨  
閣待制爲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  
甫定乞持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  
尋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  
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  
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  
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  
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并沉船以避其役如温

明虔吉州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  
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  
詔工部措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爲  
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  
路買馬自熙豐以來始卽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  
川茶通於未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至是  
關陝旣失迨請合爲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  
費從之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乃  
考其本末具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  
二萬餘緡此所支關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



萬緡此所支關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關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關卽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汎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權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權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權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二千六百萬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卽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



蓋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  
運事稍緩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被其害欲省  
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  
半克不係水運去處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  
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  
糴夏麥五十萬石岷州欲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  
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  
運應付閬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可  
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  
也諄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我三京  
命迨爲京畿都轉運使孟庾時爲權東京留守潛通北  
使迨察其隱微庾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  
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祿二百年荷陛下重任萬  
死不足報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乎首可斷而膝不  
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聖節  
庾笑於行禮爲迨所持庾自劾迨因此求罷去乃落職  
與祠歸而庾以京師降於金人迨尋復龍圖閣待制知  
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二  
年權辟靡正用舉者改秩卽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



四方賢俊遊因謂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  
慨然有通變採弊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檢閱官數  
月局罷出知鄆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開善心計  
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  
上供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腳錢  
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  
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  
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  
於一祖宋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可諸道利源各歸漕計  
故會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  
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權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  
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權茶歲額四千且  
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  
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  
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  
權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  
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  
乃準初數爲三害權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  
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克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  
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



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積壓  
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  
坐糜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  
權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卽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  
權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  
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旣常  
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卽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  
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  
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初條約  
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  
賣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  
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爲一保并籍  
定茶舖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爲  
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  
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  
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及  
三千匹者轉一官此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  
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  
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  
緡買馬及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



開善理財卽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  
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鎰銖不  
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  
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  
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  
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  
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  
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  
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  
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  
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  
引爲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  
削法旣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科通行纔二百五十  
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  
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  
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  
其上卽爲真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  
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  
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  
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



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權法怨詈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設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卽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爲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資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趨辦與開異趨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丐去朝廷

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米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果闖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



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金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爲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凜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終







